『生令』重如山

张大文

都说“军令如山”，我还要说“生令也如山”。相梅芳是我1964年暑期后接班的65届初三生学生，听说不大交作业。我就暗下决心，要让她改正过来。果然，当我布置了作文题目“新学生的新打算”，站在教室门外的内走廊上收作文簿的时候，不见了她的影子。后来我在校园里找到了她，她却说：“好学生才有新打算呀。”我说：“有新打算的就是好学生。你喜欢文娱活动，能不能排个节目，参加国庆会演呢？”她头一低，眼一亮，“嗖”的一声躲到操场上去了。

不久，国庆前一周的早晨，相梅芳找到我说：“张老师，我们排了个节目《丰收舞》，县文化馆要我们参加会演，由他们配乐队。今天晚上要预审。现在独缺当作稻浪起伏的黄绸十二条！”我立刻想到当时南市区敬业中学的苏惠民老师排过这个节目，他那一定有，便轻声说：“我去借。”她一听，“嗖”的一声飞了出去，但立即转身回来，正视着我，慢慢说：“下午六点要交到我们手里。”我点点头。

我一看钟：七点半。从我们南桥奉贤中学到尚文路敬业中学，乘车摆渡再乘车，来回再顺利不过，也得七小时！走！不。先得跟苏老师打长途电话敲实。于是，由我们学校的座机摇通奉贤南桥的总机，要求同南市区敬业中学的苏惠民通话。于是，南桥总机接通南市区总机，南市区总机接通敬业中学座机，要求苏惠民前来报到接听。于是，奉贤南桥的总机在接到南市区总机的通知后，再通知站在座机旁边的我。于是，我便“喂喂喂”地在杂音干扰中跟苏老师讲定：把十二条黄绸条用报纸包好，放在办公桌右上角，压上一叠作文簿，我马上来拿。

紧接着，我便急速跑到南桥汽车站，乘上到西渡摆渡口的公交车。一到渡口，渡轮正好开走。等它到了对岸，载了客，开过来，我再乘上去，至少二十分钟！但是，到了对岸闵行，只有急速跑步到徐闵线车站，挤上已经挤得满满的这班车，才能把时间追回来，哪里还敢排有座位的队，坐着到徐家汇？一到徐家汇，赶紧乘上26路无轨电车，到金陵东路河南中路站下车，也不敢再等从闸北开来的66路公共汽车，一口气跑到靠近人民路的尚文路上的敬业中学，门卫认识我，一点头，直奔三楼语文组办公室，一推门，老师们跟我打招呼，我一挥手，拿起苏惠民办公桌右上角一叠作文簿下面的一包黄绸条，在老师们面面相觑中，再一挥手，开门下楼，直奔26路车站，按原路返回。

原来，我在1962年下半年到敬业中学语文组脱产进修整整一学期。当时，市教育局抽调22个青年教师分别到11位老师所在学校脱产进修，我被分配到敬业中学师从杜功乐先生。所以对教研组各位老师都非常熟悉，他们甚至听我说过，到郊区乘长途汽车，这里虽然脱了一个班，几分钟的事，到那边也许迟到一小时。——今天他们一定会猜到这个原因。

车到闵行，走到渡口，一看钟：四点整。心定了，肚饿了。就在渡口摊头上拿出粮票买了两个大饼。一甜一咸，狼吞虎咽，其味无穷，回味再三！到南桥，走到学校，在操场东北角一转弯，就看到相梅芳站在教室门口的内走廊上，脸孔紧贴着窗玻璃等待我。她一看到我，立即飞奔出来，接过我手中的一包黄绸条。我顿时有一种向她交上了作业般的激动。

入夜，我独自走到县人民大会堂。全场暗下来，头灯亮起来，报幕员正好报到《丰收舞》这个节目。只见大幕启处，乐队高奏丰收舞曲，接着是相梅芳激越、高亢的女高音，同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领唱庄如珍比起来，她的音色、音量、音准，在我外行人听起来，不过有些许文野之分。于是，台上银色的镰刀挥舞了，矫健的身姿俯仰了，金黄的稻浪起伏了，香甜的稻米醉人了！

从此以后，相梅芳同我以及其他老师走得近起来，作业交了，成绩也都提高了。她1965年初中毕业后，分配到萧塘机械厂工作。他们厂大约在镇的最里边，所以在公路与大街的转角处交通方便的地方，用铁板、铅皮搭成一间棚房当接待处，相梅芳就负责接待工作。有一天我到邬桥去家庭访问，在萧塘一下车子，就被相梅芳一声响响的“张老师”叫住，她拉住我的手，硬是要我到棚房一坐。棚房外面一门一窗，里面一桌一椅，桌上一簿一笔。于是她把椅子掸了又掸，按住我坐下，她把茶杯擦了又擦，洗了又洗，把茶叶加了又加，把煤炉通了又通，把开水冲了又冲，直到把一杯很苦很苦的茶吃到变淡为止。其间我注意到桌上一本很厚的、已经有些破损的笔记簿子，名叫“接待日记”。相梅芳说：“每天接触的人，都很有趣的，不禁对他们记叙一番，对明白的事理说明一番，有时也抒情一番，算作对自己交一份作业……”

我们四目相对，潮润起来。

奇缘

张怡微

过年前，我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后台收到一封私信，来自于一个陌生人。他留言：“请问20世纪以来《后西游记》研究述评是你的文章吗？”还附上了一本1994年出版的《佛心的〈奥德赛〉:〈后西游记〉的讽喻》书影图片。知道这本旧书的人很少，我猜想他这么问，很可能是这本书的作者。这勾起我很多回忆。

做学生的时候，我不算太自信，又见识短浅。查阅资料时，常有很多疑惑，不敢问，也不知道该问谁。比如说，有的人论文写得很好，但是只有单独一两篇相关主题的研究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了，不仅文章没有了，写文章的人也消失在了茫茫数据库的海洋，不知道是不是改行了。也有的翻译家，说好的完稿时间，最后也没有看到译稿。比如在日本，1882年有松村操译本《通俗后西游记》，他只翻译到第六回的一半，便没有下文。我要通过别的文章才会知道“1882年至1884年间，(松村操译)《原本译解金瓶梅》陆续出版了5册，发行至第9回因译者去世而中途夭折”(张义宏《日本金瓶梅译介述评》)。或者因为如此，他译编的《后西游记》再没有机会翻译完。还有的研究者，看似研究的方向是极跳跃的，如《西游记探源》的作者郑明娳。我参考《西游记》研究的时候读的是她的成果，待我工作后开始教现代散文写作课，发现有不少重要的散文理论成果也是郑明娳所作。我虽然不认识她，却有一种深深的亲切感。

《佛心的〈奥德赛〉:〈后西游记〉的讽喻》一书当然属于第一种情况。在上世纪的北美汉学研究界，作者对《后西游记》的研究是最全面的专著，只是很遗憾，后来就没有找到作者相关的研究文章了。相似的情况，还有一位是研究《西游补》的学者，来自美国卡拉马祖学院的朱陈曼丽(Madeline Chu)，1997年她发表的一篇名为《情欲之旅:<西游补>中猴子的世俗经历》的文章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因为书籍上署名为“Xiaolian Liu”，我并不知道作者名字怎么写，是男是女。后来查到一篇2002年《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上的编译稿，看起来是书的摘译，给作者署名为“刘晓廉”，我便直接沿用了。现在想起来，也是比较草率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，是在199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《英语世界中国古典小说之传播》一书中，关于这本书的条目亦有错误的信息，好在最初给我提供了重要的查阅路径。

正在我十分好奇，也许有因缘可以认识作者的时候，又收到了新的留言。不想却是意外的打击。那封信息说，他是作者的弟弟，2012年，作者就在美国因病去世了。而且，《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的编译并没有经过作者的同意，还写错了作者名。《佛心的〈奥德赛〉:〈后西游记〉的讽喻》一书的作者是刘小联。他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读完博士后就没有再做比较文学的研究，而是又读了MBA后来做了理科的工作。他们一家原来也是上海人，后来搬去了北京。循着正确的名字，我又找到了其他的文章，看到了1980年，刘小联作为北外教师在北大学习美国文学的经历。1982年之后，他就去了美国。

我并不是一流的学者，不善社交，做事也不够仔细，命运仍给我许多好机会，也让我亲历了许多温情的时刻，让我忍不住想一想，世界辽阔、时光飞逝，人生的来龙去脉里有那么多相逢和离别，转折与转机。疫情前我听过一个讲座，一位海外学者来复旦讲《西游记》。他说到自己曾有一次，在图书馆待了一个礼拜不眠不休，只为了回应一篇论文的观点。而待他写完文章后，想与作者沟通时，听说作者不久前过世了。他说起当时的感受，表现出强烈的遗憾。那不只是一种沟通的期望落空的遗憾。研究题目有时是非常小的，小到除了那个人，就不再有人听得懂，珍惜与痛惜同在。这样的情感，我作为才疏学浅的后辈，只能感受到万千分之一。

经常有人会问我，看《西游记》有什么用？我心里当然觉得是有用的，正因为感觉到天意，才会继续相信。

主角与配角

天元宝宝

边看边聊

1999年TCL杯。

二十年后的欧洲围棋联盟副主席黎婷全胜领跑，老李和我一败紧随其后。最终轮老李爆冷力克黎婷，经过紧张的小分计算，我幸运摘冠。

从此我对主角和配角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：所谓主角，就是无欲无求，傻不愣登，机会还是不停地往他身上撞；反观配角，野心勃勃，看到机会，死咬不放，通过不懈的努力，最终成就了主角一番霸业。

老李的大号叫李翀洵，很想知道在老李的学生时代有多少老师为这个名字抓狂。他下的围棋和名字一样冷：前一手无事自补，后一手无中生有。

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后当了二十年的棋友。不懂围棋的人总是惊奇你们下棋的人，花掉一个下午，仅仅用来赢一盘棋，或者输一盘棋。他们不能理解一盘棋的经历，远比他们读过的故事，更精彩，更曲折。棋友之间最大的乐趣在于复盘里的引战挑衅，互相斗嘴。

摘取部分我和老李复盘语录：

“才跑了三个就发现被征死了，不愧是你。”

“对杀只慢两气，计算太强了。”

“这手棋有用吗？有用！给对手带来了无限快乐。”……

老李自己有个企业，平日里少不了推杯换盏，吞云吐雾，照他的话说：没有生意场上的负重前行，哪来下围棋时的岁月静好。印象中老李个人赛表现平平，团体赛总能出彩，这正是中年人的责任感吧。

2021年德邻杯联赛。

老李三连胜开场，整个人好像春天万物，勃发生长，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：棋盘上的一切还与以前的一样，又那么的不一样，心静下来能够听见棋子在呼吸，棋盘在低语。

所有白日梦只维持到了第四场，他遭遇了冲段少年吴邦昊。

两个小时后，惨淡的月光照进惨败的棋局，棋子敲打棋盘发出空洞的回响，在静寂冷清中片片哀伤。

复盘时老李几乎一言不发，听小朋友跟他说这里亏了多少胜率，那里亏了多少。最后小朋友大概不好意思，鼓励了他几句：“辛苦了，前辈，虽然前面下得没什么章法，最后扑上来的亡命打法还是超勇的。希望前辈多多练习，变得更强大。加油哦！”

结束后老李一个人走向地铁站，晚风从地铁口刮过来，越刮越大，撞到老李身上又拐了回去，街边的路灯在风里摇摆，摇成刚才棋局的样子。中年人的失利从不写在脸上，而是刻在心里。此刻的老李在心里自嘲了句：

“差一点以为自己是主角了。”

第二天，老李对我说他封刀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在棋盘上的触觉慢慢变钝，然而下围棋依然可以让我们更有趣地老去。或许我们不再是比赛里的主角，不妨碍每个人成为自己生命轨迹里的主角。

这个道理老李一定会想通，所以我回他：

“你封刀了？可我们还没感受过你的刀锋呢。”

果然不出一个月，他又坐回了棋盘前，模样认真得好像在思考人类文明走向光明还是堕落。赢了棋以后，照例是长时间的自战解说，那份陶醉，仿佛聂卫平在讲解人生九局。

七夕会

摄影

冬之精灵

张 廷

初冬时分天气逐渐凉了下来，伴随着寒流一起从北极来的还有一种非常可爱的萌宝宝——雪鸮。鸮是猫头鹰的学名，雪鸮意思就是雪白的猫头鹰，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。

与大多数鹰一样，雪鸮也是雌性个体大于雄性，翼展在一米半左右，黄足黑爪，覆有密羽，钩曲长三厘米左右，强健有力，能迅速征服猎物。与其他猫头鹰不同的是雪鸮没有耳状羽毛，整个脑袋浑圆雪白煞是可爱，由于它们眼睛不会转，要追踪猎物时就得伸出它那可爱的脑袋转圈，有趣极了，也因此成为无数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心中最喜爱的萌宝宝。

但要拍摄这个萌娃其实并不容易，首先找到它的身影就很难，由于雪鸮的领地意识很强，一平方公里只有两对雪鸮，对人类的警惕让它们都生活在远离人类的荒僻地区。

其次是只有冬季才会飞来，而它们白天基本在睡觉，站在那里闭着眼摇头晃脑地瞌睡，所以要拍它们的动作表情，摄影师得在冰天雪地里等上好多天，每天等好几个小时，真是非常难熬的过程。

上一个冬季我没有拍到一张满意的雪鸮照片，而这个冬季是暖冬，这对雪鸮来说就有点难受了，时不时就得扇翅膀散个热，伸出爪子挠痒，动作表情特别丰富，因此我们拍到了它们的各种卖萌逗趣的可爱瞬间，真是心都被萌化了。

四代同堂看『晚报』

陆伟俊

1982年1月1日，记得那天我正在整理晒干的工作服，父亲陆国华走过来问我：“你能不能陪我去邮局买复刊的《新民晚报》?”我马上放下手中事，穿好棉大衣，拉着父亲的手匆匆赶去。

一路上，父亲边走边介绍：“今天晚报终于复刊，我们快点走，同事还托我带一份呢。”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，很快便到了南京东路。可能我走路太急，不慎摔了一跤，把右裤腿也擦破了，但内心的期待让我无暇他顾，爬起身继续向新昌路口的人民公园邮局快步走去。不承想，门口竟是人山人海。我们很快找到买《新民晚报》队伍的尾巴。一会听排队的人说“今天人多，一人只能买一份晚报”，一会听人说“我是特地乘车来买晚报给老人看的”，我焦急地伸长脖子往前望，只见队伍延绵不绝，我们父子俩足足排了50分钟才买到两份报纸。

从那天起，夜饭吃饱看晚报——晚报到了，爸爸先看，爸爸看好大哥看，大哥看好三哥看，三哥看好我来看。对晚报的喜爱持续至今，足足四十年有余。从1988年开始，我从读者变成了作者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2005年8月，晚报记者来采访母亲张凤岐，她老人家第一次向媒体披露了自己在昆明参加抗日救国的经历。刊发此报道的晚报母亲收藏了起来，视若珍宝。

四十年弹指一挥间，《新民晚报》成了我们全家四代人的良师益友。现在退休的我，天天喜欢看晚报，我看好了，女儿看，女儿看好了，读小学的外孙看。我坚信：《新民晚报》将在我们家代代相传！